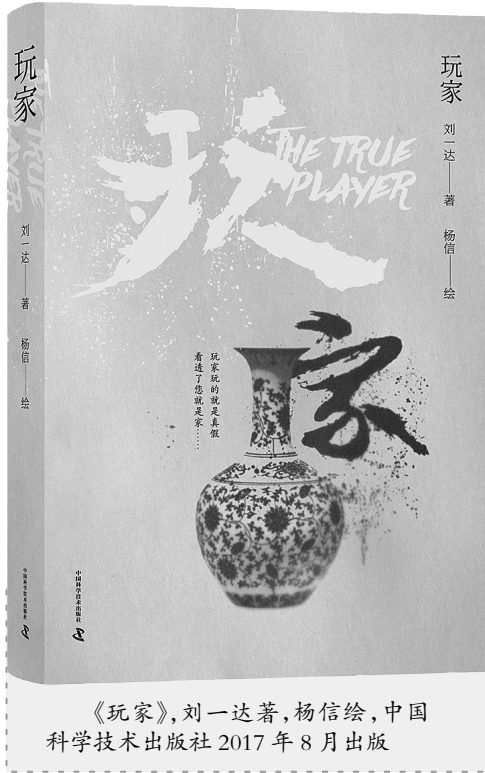


# 6 读书 READING

# 中国科学报



《玩家》,刘一达著,杨信绘,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 与玩家结缘

《玩家》剧本的创作开始于2006年。那时,为了收集优秀的原创剧本,人艺邀请了十几位在京创作活跃、有影响的作家,组成了一支创作队伍,刘一达就是其中之一。他当时选择的题材就是收藏。收藏题材的剧本其实并不好写。对于收藏故事,行里人一看就懂,但话剧是给老百姓看的,不给观众讲明白,他们往往看不懂剧情,比如元青花为什么值钱、为什么假的多、怎么知道它是真是假等问题,都需要跟观众有个交代。一出话剧里,如何在收藏知识、人物命运、故事情节之间协调平衡,是非常考验编剧功底的。对于这样的创作难度,刘一达心知肚明,但他还是选择迎难而上,因为对于收藏这个领域,他实在太熟悉了。刘一达在《北京晚报》当了20多年记者。在北京这座城迅速发展变化的这20年间,他一直在一一线采访报道,观察着北京人的生活状态。在

一出话剧里,如何在收藏知识、人物命运、故事情节之间协调平衡,是非常考验编剧功底的。

# 十年一剑写《玩家》

■本报记者 张文静

在他看来,这些年北京人变化最大的就是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人们不再为温饱发愁,有了时间,有了钱,当然也就有了新的追求和雅好,比如玩收藏、跳广场舞、结伴驾车郊游、出国旅游等。”刘一达认为,这其中最能体现这种社会变化的,就是收藏。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刘一达就敏锐地嗅到了民间收藏热的悄然兴起。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北京人的收藏,还曾在《北京晚报》办过“收藏”专版。90年代,刘一达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报道《京城“四大玩家”》,讲的是玩瓷器的马未都、玩字画的刘文杰、玩古籍的田涛、玩古典家具的张德祥的故事,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这之后,他又采访了许多收藏家,出版了《京城玩家》《爷是玩家》两本书。

基于这样的渊源,当人艺让作家们报选题时,经过反复思考,刘一达决定试着写写这些玩家的故事。

### “戏比天大”

《玩家》围绕着京城大玩家靳伯安祖传的元青花瓷瓶展开。一个承载着新家血泪的瓶子,一个40多年没人见过真容的瓶子,成为玩家之间一个传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收藏在民间不断升温,京城的新老玩家为争夺稀世藏品,展开了心术与智谋的明争暗斗。剧中,师徒之间的互相承担、父子之间的摩擦冲突、对手之间的勾心斗角、人的情感与命运,在瓷器和人心的真假假中跌宕起伏。

2016年首演前,《玩家》一剧首轮14场门票就已基本售罄,首演后剧作得到了观众的好评,豆瓣评分达到了7.8分。与演出过程如此顺遂不同,《玩家》剧本的创作却是历经挫折重重。

2006年,当刘一达把玩家这个选题上报之后,很快便得到了人艺领导和院艺委会的认可。因为那时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人艺也需要有一部反映30年来北京城市发展和人们现实生活变化的大戏作为“献礼”。

于是,刘一达快马加鞭开始了剧本素材的整理和剧情的构思。3个月后,《玩家》第一稿完

成。让他没想到的是,剧本在人艺的艺委会上产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虽然多数人认为该剧本在题材和作者语言功力上都很好,但距离演出还有很大距离,突出问题是剧本太长,足足有7万字。

“最初,为了让观众看懂,我在收藏本身下的功夫大,融入了许多专业知识。”刘一达说,后来经过顾诚、任鸣等人老导演的指点和自己的深思熟虑,他抛弃了原来的初表,注重于人物命运和性格的描述,对收藏的过程和知识则进行了大删大改,对人物和故事情节也作了很大调整。

在这个过程中,人艺“戏比天大”的坚持也感染了刘一达,让他坚定不移地改下去,细心打磨,“不到火候不揭锅”。

待第四稿拿出来后,人艺领导和艺委会专家终于认为剧本有点模样了,但距离演出特别是精品,仍欠火候。刘一达只好返回案头,继续打磨。

到了2010年,改革开放3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0年等“献礼”节点都已经过去,改这部戏再没有任何功利色彩。“不急,慢工才能出细活。”人艺领导对刘一达说。

此后,刘一达带着《玩家》剧本参加了全国新剧本研讨会,得到了专家的好评,并得以在全国顶尖的《剧本》杂志上发表。但人艺对《玩家》仍然是四个字——继续修改。当时,刘一达已经修改到第十一稿。“这真是对一个编剧耐心的考验。”刘一达说。

在修改的过程中,任鸣以及《玩家》的主演冯远征、丛林等人对剧本提出了意见。“尤其重要的是,我和任院长对玩家的本质和境界上,有了更深的理解,把这部戏大的命题落在对真与假的认识上。”刘一达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对待真与假,是人类永恒的一个主题。主题这样一深化,故事改编起来就顺手了!于是有了十三稿、十四稿,到最后的定稿。”

### “玩”中见时代与人心

这部剧作名叫《玩家》,“玩家”一词也是最

早出现在刘一达的文章里。可“玩家”刚出现在他笔下时,并不是一个好词儿。

“翻开词典,看玩家的词条就会发现,人们对‘玩’存在着种种偏见,不是玩物丧志,就是玩世不恭,此外就是玩弄、玩命、玩偶、玩儿完。稍微好一点儿的词就是玩儿票、玩耍、玩笑,这可是夸人的词吗?”刘一达说。

当年刘一达发表《京城“四大玩家”》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员认为“玩家”思想是错误的,会对社会产生一种误导,还特地约他到社科院辩论了一下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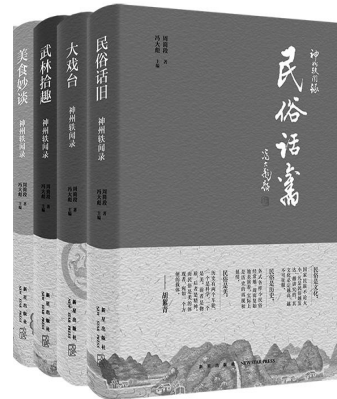
但在当时的刘一达看来,玩儿,实际上就是人在怎么活得舒坦上的一种时尚。“老北京人喜欢玩儿,过去‘花鸟鱼虫’号称京城的‘四大玩儿’,这属于寻常的玩儿,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玩儿的东西自然越来越高雅,越来越讲究,比如瓷器、玉器、景泰蓝、字画、碑帖、文房四宝等,过去叫文玩,只有皇亲国戚和达官显贵才能玩儿,现在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这难道不是社会的变化和一种进步吗?”刘一达说,“从一个玩字上,可以折射出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折射出老百姓的心态,这是我当时的认识。”

在经历过《玩家》剧本的十载删改后,刘一达对“玩”有了更深的认识。剧本以三幕八场反映了三个不同历史时间段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现实,这三个时间段概括了北京城的历史发展,也反映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人们的心灵历程。“玩可以深度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的内心世界和本性,反映社会的发展变化。”刘一达说。

当然,作为一部反映北京文化的剧作,除了人物命运、故事情节及其背后的社会思考外,《玩家》值得玩味的还有人物的语言。刘一达在剧中使用了大量的北京方言土语和收藏术语,比如老派儿、本功儿、甜买卖、辨岔口、掌眼等。

在《玩家》一书中,刘一达特意附上了这些方言、术语的注解,他希望《玩家》这本书也可以成为人们“学习和了解北京文化以及北京语言的极好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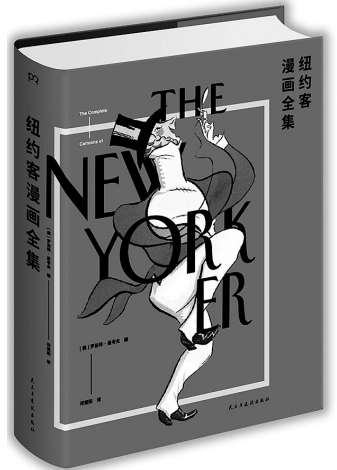
### 荐书



《神州轶闻录》,周简段著,冯大彪主编,新星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本书作者是著名文史作家、专栏作家。早年生活在北京数十年,交游广阔,熟读前贤文章,广泛涉猎北京的文史掌故、艺苑趣闻、名人轶事和文物珍宝,对风土民情了如指掌。1976年定居香港后,来往于香港和北京之间。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香港《华侨日报》《大公报》、台湾《世界论坛报》等多家报纸开设“京华感旧录”“九州逸趣”“神州拾趣”等专栏,畅谈社会轶闻和文史掌故,深受读者欢迎;之后谈及内容遍及全国各地,专栏易名为“神州轶闻录”。

本次精选周简段原出版过的内容和散文文章,分10册出版,全面反映周简段先生所谈到的那个时代的戏曲、诗文、楹联、民俗、书画、人物、饮食和社会轶闻等。



《纽约客漫画全集》,一美·罗伯特·曼考夫编,邓楚阳译,浦睿文化·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

100多位漫画大师、2200幅漫画杰作,本书是《纽约客》创刊80周年推出的经典作品。

从1925年创刊起,《纽约客》就以深刻的幽默、独特的风格、高级的趣味,成为美国标志性的杂志,影响了美国从中产阶级到上流社会的品味。而纽约客漫画则奠定《纽约客》的基调。人们翻开《纽约客》,首先想看的就是漫画。

这些由才华横溢的漫画家创作的艺术作品,正如《纽约客》主编大卫·莱姆尼克所言,是“美国文化中至为长久的流行品”。因此,本书不仅是成千上万幅令人捧腹的漫画集,更是最合适人们阅读的一部记录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百科全书。(喜平)

## 科普书籍 为上海书展增辉

在8月16日开幕的2017上海书展上,一批人文、社科、科学领域的好书集中亮相,300余场阅读活动将在一周内陆续接力,为市民献上一场丰富的“文化盛宴”。

本届书展,上海出版界以高度聚焦内容价值、盘活优质作者资源、精准策划捕捉热点为着力点,构筑出靓丽的书香风景。

人文社科、历史文献图书精品纷呈,不少出版社秉承人文精神,依托沪上高校、馆藏机构等学术底蕴,大大提升了图书的学术含金量。《上海图书馆藏稿抄本日记丛刊》(全86册)收录了上海图书馆珍藏稿抄本日记,涉及范其骏、潘祖荫等47人的日记,所选日记兼作者不同身份和日记多种类型,且大多为孤本存世,价值重大;创刊102年的《科学》杂志36卷首次影印出版,既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历程的见证与记载,也为学界提供了第一手基础文献,是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遗存。

科普图书在本届书展也表现不俗。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10大重点书”之“与中国院士对话”丛书,邀邵世昌、褚君浩和贺林等9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从芯片、太阳能、基因、有机化学、风云卫星、红外遥感、北斗定位系统等,与孩子进行深入浅出的对话,回答小读者天马行空的问题,为他们讲解了基础的科学知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知名学者江晓原撰写写的《今天让科学做什么?》提醒人们:科学技术给了我们越来越多便利和物质享受的过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我们逐渐忘记了科学技术的性质,迷失了人类和它之间应有的正确关系。

由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编著的科普图书《大脑的奥秘》受到广泛关注。该书讲述了大脑是怎样工作的,人类如何感知大自然,怎样的环境才能让大脑变得更聪明,等等。中科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为该书题词:“探索脑的奥秘,是理解自然界的最终疆域;认识自我的本质,从学习神经科学开始。”中科院院士郭爱克题词为:“人脑是智力演化的伟大奇迹,是演化与选择历史留下的鸿篇巨制;探索脑的工作原理,是揭示脑疾病发病机制和发展类人工智能的必由之路。”同时,来自该所的科学家还将在书展现场为读者讲述大脑的奥秘,探寻人类脑科学领域的热点问题,向你展示科学之美。(黄辛)

# 今天让科学做什么

■江晓原

《今天让科学做什么?》这本书的最初想法,起源于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晶总编的“咖啡时光”——为了本书她来找过我好几次。对于究竟想要一本什么样的书,在多次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中,我们的想法逐渐清晰起来。

在此之前,我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过《科学外史》《科学外史II》,原是我在法国时尚科学杂志《新发现》中文版上同名专栏的集结。没想到出版后颇受赞誉,也说明那些文章的写作风格是适合大众阅读的。如果试图在这两本书成功的基础上,再尝试更高一点点的追求,那应该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我们应该尝试写一本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的书:“今天我们应该让科学技术做什么?”这本书当然不是高头讲章,不是用“学术黑话”包装起来的让广大读者“不知道它在讲什么”的书。它仍然应该是一本能够雅俗共赏的书,但是它要大胆地讨论一些抽象而深刻的问题。

在科学技术给了我们越来越多的便利和物质享受的过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忘记了科学技术的性质,忘记了它应有的功能,迷失了它和它之间应有的正确关系。在许多人的下意识里,科学不再是我们服务的工具,反而变成我们膜拜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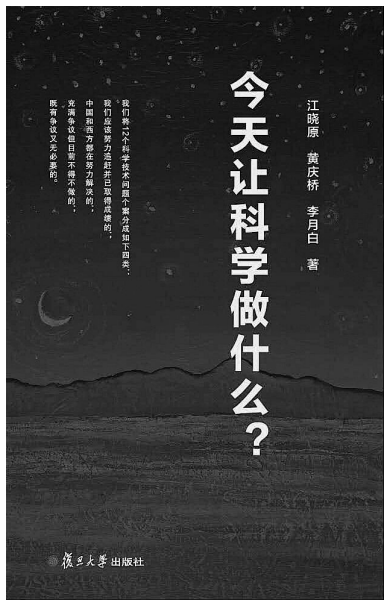
本来科学技术就是我们和外部世界打交道时使用的工具,归根到底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它应该为人类的幸福服务,人类却不是为了发展科学技术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对科学的推崇必须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科学技术必须为人类的幸福服务,而人类的幸福不能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祭坛上的牺牲或贡品。

说得更极端一点,“发展科学技术”不应该是无条件和绝对的——某些科学技术,在某些时候,是不应该得到发展的,甚至应该被适当抑制。

上面这些非常重要的理念,尽管早已得到有识之士包括中国科学界高层的认同,但是由于长期在科普宣传方面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在公众层面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强调,甚至还被有意无意地批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应该让科学技术做什么”这个问题,要么被忽略,要么给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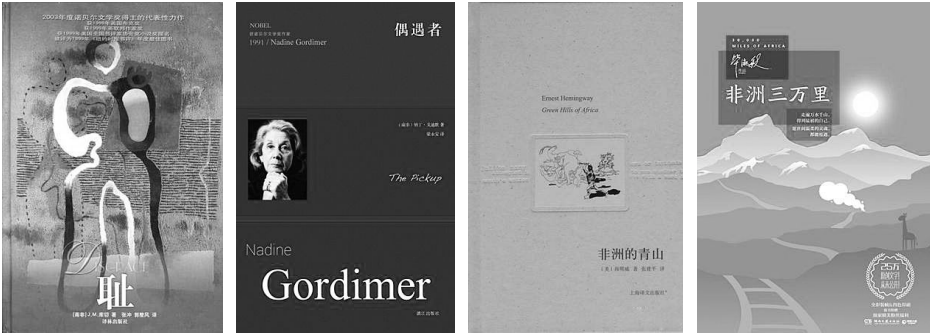
所以我们需要一本能够摆事实,讲道理,认认真真正面回答“今天我们应该让科学技术做什么”这个问题的书。

如果说今天科学已经融入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那么这构成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科学并对科学发表意见的理由,



《今天让科学做什么?》,江晓原、黄庆桥、李月白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

### 书Ba



## 非洲,怎能不吸引我

4小时票房破亿,5天破10亿,目前《战狼2》累计票房已超过40亿。电影的火爆引发不少人前往影片的主要拍摄地非洲。

真实的非洲是什么样的?众多作家都写过非洲,有外来的,也有非洲本土的。

1933年11月至1934年2月,美国作家海明威携第二任妻子波琳·菲佛和好友卡尔等一同前往东非的肯尼亚去打猎。回来后,海明威表示要写一部“绝对真实的书”,与“虚构的作品媲美”,“我现在想做的是回到非洲。我们还没有离开它,但是当我在夜里醒来时,我会躺着聆听,已经开始想念它了”。于是就成就了“狩猎专著”《非洲的青山》,如同一部“非虚构类的游记”。

丹麦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创作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走出非洲》更像一部非洲题材的随笔集。她以优美的文字叙述了1914年至1931年在非洲经营咖啡农场的生活,回忆了非洲的自然景色、动物和人,写出她对非洲风土人情的熟悉和眷恋。其同名电影更是打动了无数人。

迄今为止,先后有四位非洲作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位是尼日利亚作者沃莱·索因卡,另外三人是埃及的纳吉布·马哈富兹,以及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和J.M.库切。

女作家纳丁·戈迪默著有《我儿子的故事》《七月》《无人伴随我》等二十多部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多数已在国内出版。

《我儿子的故事》以一个黑人小孩的观点叙述了一个在种族主义制度下由政治狂热造成的家庭悲剧。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偶遇者》,故事情节似乎很老套,南非富家千金朱莉和修车工阿布杜——两个背景截然不同的“偶遇者”相互吸引并深深相恋。不过,经大师写出来,却让“大多数现代小说顿显黯然失色”。

J.M.库切的著作《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耻》《凶年纪事》《耶稣的童年》,以及自传体三部曲《男孩》《青春》《夏日》等都为人们所熟知。

小说《山中》,52岁的南非白人教授戴维·卢里因与一位女学生的艳遇而被逐出学界。他躲避在25岁的女儿露西的农场里,却无法与女儿沟通,还得与从前不屑一顾的人打交道,干从前

不愿干的活。不久,农场遭黑人抢劫,女儿被强奸……“我喜欢把我的写作意图隐藏起来,而要创造一种情景,让受众自己去深思、去做道德思考或自己下结论。”库切如此表示。

另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早年曾生活在非洲——津巴布韦,后走出非洲,《非洲的笑声》记述了她的非洲寻根之旅。

莱辛追忆了她对津巴布韦的四次访问。她的叙述涵盖了津巴布韦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丛林中野生动物的锐减到政治腐败,从艾滋病的扩散到贫困黑人农民集体合作项目的成功,从今日津巴布韦的多种族混居到社会变化中女性崭新的作用……美景目不暇接,笔调辛辣老到,从中看到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矛盾与冲突。

就像我们看了电影《战狼2》后想去非洲一样,非洲的原始和神秘也让作家、摄影者魂牵梦萦。

毕淑敏的《非洲三万里》是一本旅游类书,但又不仅仅谈旅游,毕淑敏乘坐“非洲之傲”,列车行经之地,有很多是非洲最底层民众聚居的贫民窟,一道车窗劈开了奢华与贫穷,餐车内的社会名流举起银杯开怀畅饮时,车窗外围满了无衣无食的孩子。这种强烈的对比引起了毕淑敏的关注,她记录了非洲各地人情风物、旅游见闻,还对车内外两个世界作了细致的观察和沟通,可以说“历史加文化,又不失温度”。

《非洲十年》是中国第一位深入非洲部落进行人文调查的女摄影师梁子的作品。十年来,她八次独身前往非洲,一台摄像机,一个相机,几十万字的记录和无数的影像资料。她所到之处,如刚果金、厄立特里亚、索马里、乌干达、塞拉利昂等是少有普通人去的国家。

当然,还有我们不可能忘记的三毛。

1973年,三毛与荷西在撒哈拉沙漠结婚,1976年5月,出版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我举目望去,无际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呜的吹过,天,是高的,地是厚重雄壮而安静的。正是黄昏,落日将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凄艳恐怖。近乎初冬的气候,在原本期待著炎炎烈日的心情下,大地化转为一片诗意的苍凉。荷西静静的等著我,我看了他一眼。他说:‘你的沙漠,现在你在它怀抱里了。’”(喜平)